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中上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祭酒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羅澤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上

宋 袁樞 撰

黄巢之亂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為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

蓬實為麪蓄槐葉為虀或更衰羸亦難収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傜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冬十月以吏部侍郎鄭畋戸部侍郎盧攜並守本官同平章事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歛愈急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於長垣

二年　初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

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上時年十四専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上與内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内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　夏六月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

仙芝所敗寃句人黄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巢少與
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屢
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横行山東民之
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羣盜浸淫剽
掠十餘州至於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
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
懐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
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乃以威為諸

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

三年春二月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刀弓鼓板以備羣盜　三月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秋七月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士皆怨

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又命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陜州潼關　九月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東都大震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敕赦

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十一月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廬壽舒通等州淮南節度使劉鄴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今淹留亳州殊

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黄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潜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将宫苑使李琢西平王晟之孫嚴而有勇請以安潜為行營都統琢為招討使代威自勉為副使代元裕上頗采其言　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偓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鐐在賊中為仙芝以書說偓偓與仙芝約歛兵不戰許為之奏官鐐亦說仙

芝許以如約偓乃開城延仙芝及黄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龎勛朞年卒誅之今仙芝小賊非龎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為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鐐偓皆賀未退黄巢以官不及已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因毆仙芝傷其首其衆諠譟不已仙芝畏衆怒

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偓犇鄂州敕使犇襄州鐐為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分道而去

四年春二月王仙芝陷鄂州　黄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　三月黄巢陷沂州　夏四月黄巢與尚讓合軍保查牙山　六月庚申王仙芝黄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左威衛上将軍張自勉将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

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将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滻川養疾上皆不許　王仙芝陷安州　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将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将軍李昌言将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将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道逃歸詔忠武

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　冬
十月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
上奏以為自王仙芝俶擾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
士卒罄竭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
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
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隸宋
威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為罪臣竊痛之
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彊兵盡付他人良將空

還若勍寇忽至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衂狼籍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為聞奏朝野切齒以為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早行罷黜不從 黃巢寇掠蘄黃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餘級巢遁去 十一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

請降於復光宋威遣兵於道中刧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川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黄巢陷匡城遂陷濮州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王仙芝冦荆南節度使楊知温知至之兄也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温以為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塹度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温方受賀賊已至城下遂

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及暮而知溫猶不出將佐請知溫出撫士卒知溫紗帽皂裘而行將佐請知溫擐甲以備流矢知溫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荆門遇賊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

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以曾元裕為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為副使　二月貶楊知溫為郴州司馬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衆歸之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遺天平節度使張裼書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　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章事賞救荊南

之功也　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招討使曾元裕屯荆襄黄巢自滑州略宋汴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黄巢攻衛南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衛宫闕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将三鎮兵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又詔曾元裕将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轘轅伊闕河陰武牢　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犇湖口賊

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　黄巢引兵渡江攻陷乾吉饒信等州　夏四月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佽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乞解使務辭極哀切詔不許　五月丁酉鄭畋盧攜皆罷為太子

賔客分司　六月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為鎮海節度使　秋八月黄巢冦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　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曽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冬十二月甲戌黄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六年春正月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彦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巢遂趣廣南彦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項城人也　上以羣盜為憂王鐸曰臣為宰相之長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曽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為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使將精兵五萬并

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諸路拒黄巢　五月黄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二人為之奏聞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為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别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率府率從之　秋九月黄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懐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

朝貺可斷表不可草巢殺之　黄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栰數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歴衡永州十月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犇朗州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

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兖州人也帥其衆北歸為羣盜　十一月黄巢北趣襄陽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荆門以拒之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陵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度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

全晸度江追賊㑹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彦謨代為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十二月以王鐸為太子賔客分司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黄巢乃復以攜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

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内侍省賜死　上善騎射劒槊法算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與諸王賭鵞鵞一頭至直五十緡尤善擊毬甞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為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駮放上笑而已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户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飢寒獨富

戸胡商未耳乃止　高駢奏改揚子院為發運使

三月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擊黄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

夏四月張璘度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屢破黄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璘攻饒州克之巢走　以諸葛爽為北面行營副招討　五月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為振武節度使　黄巢屯信州遇疾

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駢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度淮乃告絶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　六月黄巢别將陷睦州婺州　庚戌黄巢攻宣州陷之　秋七月黄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為

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必為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若悉委以兵柄黄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

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迤邐過淮急宜敕東道將士善為禦備遂稱風痺不復出戰　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溵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黄巢　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晸為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九月黄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溵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

悖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鎮彭城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疎闕慰勞久之方定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溵水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為岌所襲引兵還兖州於是諸道兵屯溵水者皆散黄巢遂悉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　冬十月以諸

葛爽為夏綏節度使　黄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　十一月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宋玫使南討黄巢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為河陽節度使　初黄巢將渡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為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京師大恐庚

中東都奏黄巢入汝州境　辛酉以河中都虞候王重榮權知留後　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黄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即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内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

禄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禄山衆纔五萬比之黄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黄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為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謂令孜曰卿且為朕發兵守潼關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上召見三人以承範為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為制置

關塞糧料使珂為句當塞柵使令孜為左右神策軍内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為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黄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塞將士屢經戰鬬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絶東西南北不見主人凍餒交逼兵械刓弊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丁卯黄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

已閭里宴然允章迺之曾孫也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　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為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是日賊陷虢州以神策將羅元杲為河陽節度使　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承範進言聞

黄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飢卒萬人依

托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饋餉之

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

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

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州

庫唯塵埃鼠跡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

而行　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

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

士卒莫有鬬志是日黄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諠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権征税謂之禁坑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一夕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錙囊以給士卒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一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

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阬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

臣愧顔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廵苟鑾輿一動則上

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冐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

臣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闗防則高祖太宗之業

庶幾猶可扶持使黄巢繼安禄山之亡㣲臣勝哥舒翰

之死幸巳賊急攻潼闗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闗上

矢盡投石以擊之闗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

掘土填之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闗樓俱盡承

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阬比至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走脫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見所募新軍衣裘温鮮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為賊鄉導以趣長安賊之攻潼關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為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户黄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癸未制

以巢為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户部侍郎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黄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田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百官皆莫知之上犇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

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千里絡繹不絶民夾道聚觀尚讓歴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但安居毋恐巢館於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見貧者往往施與之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　上趣駱谷鳳翔節度使

鄭畋謁上於道次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勲畋曰道路梗澁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庚寅黄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宫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畫皁繒為衮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

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黄家日月以為已符瑞唐官三品已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為皇后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盖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費傳古為樞密使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璆邠之子也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屯櫟陽黄巢將碭山朱温屯東渭橋巢使温誘説之爽遂降於巢巢以諸葛爽為河陽節度

使奭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奭元杲逃
犇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
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
因悶絶仆地甃傷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㑹巢使
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宗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
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
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痺不能來故悲耳民間
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

無日矣乃刺指血為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順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隣道合兵討賊隣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　己亥黄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

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黄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駄獻之從行軍士始

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
濬貟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義成節度
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
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黄巢遣使調發河中
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
以紓軍府之患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
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為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
將朱温自同州弟黄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

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偫不豐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發興元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　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田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

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　丁丑車駕至成都館於府舍　上遣中使趣高駢討黄巢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廵内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勑除訖奏聞　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

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陁也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雁門　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城西南面行營都監　黄巢以朱温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鄧州以扼荆襄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甲寅敬瑄奏遣左黄頭軍使李鋋將兵擊黄巢　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

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黄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　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　瞿稹李友金至

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獷悍暴横穳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説陳景思曰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望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為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靼迎之李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　羣臣追從車駕者稍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諸道及四夷貢

獻不絶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悦　黄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蕣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詔以徽為兵部尚書　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即以為河陽節度使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党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　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

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　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　黄巢以其將王玫為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讓别將李重古為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黄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弘夫繼至處存帥鋭卒五千夜入城坊市民喜爭讙呼出迎

官軍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諸将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處存令軍士首繫白𦈡為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詗知官軍不整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

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帥衆奔鄧州朱温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　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王橋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為節度使　賊衆上黄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　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為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黄巢悉發巡内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屯東塘諸將數請行期駢託風濤為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

發　黄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内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為公侯柰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為此耳因瀝酒為盟是日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将忠武兵三千詣蔡

州說宗權同舉兵討蘗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併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為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温戰敗之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　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　六月戊戌以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

黄巢将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　西川黄頭軍使李鋋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屯興平為二寨與黄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為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月不復及蜀軍蜀軍頗有怨言秋七月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黄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

常思難報豈敢無厭顧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觖望恐萬一致變願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土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金創滿身又嘗征吐谷渾傷脇腸出線縫復戰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遂帥所部作亂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

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犇廣都　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為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為賊所屠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黄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内臣閉門登樓並不召王鐸以下及

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亦不宣慰朝臣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疎冗乎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禄之士得以晏安臣躬被寵榮職在禆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疏入令孜屏不奏辛未矯

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聞者氣寒而莫敢言　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黄巢遣朱温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為節度使

秋八月髙潯與黄巢將李詳戰于石橋潯敗犇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巢以詳為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　九月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温戰於東渭橋不利引去　初髙駢與

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駢先貴
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駢檄寶
入援京師寶具舟師以俟之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
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併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
未必非圖我也宜為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
意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
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
勲以欺朝廷邪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寶詬

之曰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汝為大臣我豈坊門卒邪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駢上表託以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禳雉集之異耳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衆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士卒言其衆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

苟能戢兵愛人為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乃以留務委之即日西赴行在　天平節度使曹全晸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為留後　十一月孟楷朱温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　鄭畋至鳳州累表辭位詔以畋為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為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　十二月以感化留後時溥為節度使賜夏州號定難軍　王鐸以高駢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于再三上

許之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為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為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為左右先鋒使時溥為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為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䟦思

恭為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為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為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畋為判官直弘文館王摶為推官司勲貟外郎裴贄為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畯畋之弟摶璵之曽孫贄坦之子也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為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　黄巢以朱温為同州刺史令温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犇河中温遂據之已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兼判户部事

朱温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　以李昌言為京城西面

都統朱玫為河南都統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為左右

神策軍内外八鎮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鄜坊軍號

保大　夏四月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

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

難屯渭橋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黄巢勢日蹙號令所

行不出同華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

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買人於官軍以為糧官軍或執山柵之民鬻之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五月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遣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隳毀又曰王鐸僨軍之將崔安潛在蜀貪黷豈二儒生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

坐擒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冦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曰今賢人在野憸人滿朝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将安出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以為不用如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

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
元臣誅夷巨冦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
睇東南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肥水裴度平元
濟於淮西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曰宗廟焚燒園陵開
毀龜玉毀櫝誰之過與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
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黄巢於天
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魁首
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尚

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朕雖冲人安得輕侮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絶　黄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　秋七月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為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　八月黄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温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温見巢兵勢日慼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温歸國九月丙戌温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温以舅事重榮王鐸承制

以温為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瞳福州人也李祥以重榮待温厚亦欲歸之為監軍所告黄巢殺之以其弟思鄴為華州刺史　以朱温為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使賜名全忠　冬十月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為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黄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敬武已受黄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為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

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黄巢
前日販鹽虜耳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
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日賊平天
子返正公等何面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各取富
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
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　黄巢兵勢尚彊王重
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
不足奈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

吾先人嘗共事相善彼亦有狥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㫖諭鄭公而名之必來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為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　李詳舊卒共逐黄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為主以華州降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為刺史　十二月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遣從父弟克修先將

兵五百濟河嘗賊初克用弟克讓為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敗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鵶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皆衣黑故謂之鵶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引兵自夏陽度河軍於同州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真敗黃揆于沙苑已已克

用進屯沙苑捘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為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為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為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為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黄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詔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悦復光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為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為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

家財犒軍為己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為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阬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黄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　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黄思鄴黄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　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　黄巢兵數敗食復盡隂為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三月壬申遣尚讓

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于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賊中大驚　已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

夏四月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犇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

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賊死及降者甚衆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巢自藍田入商山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百官入賀詔留忠武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五月加朱玫李克用東方逵同平章事升陜州為節度以王重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

最少而破黄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强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璆家貴身顯為黄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　黄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犨謂將佐曰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内民有資糧者悉徙之

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翊子麓林分將之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犨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衆屯溵水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犨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禄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鋭兵開門出擊賊破之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

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并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縱兵四掠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兖等數十州咸被其毒　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赴鎮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薦饑公私窮竭内外驕軍難制外為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黄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　以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　司徒

門下同平章事鄭畋罷為太子太保　九月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溵水加溥東面兵馬都統　十二月趙犨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

四年春正月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屯兵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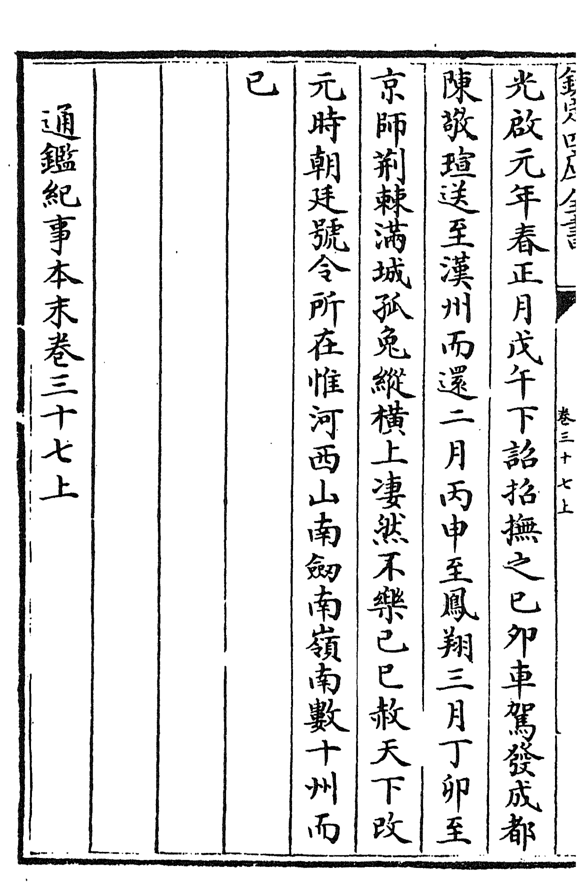
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陜河中度河而東　三月朱全忠擊黄巢瓦子塞拔之巢將陜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　黄巢圍陳州幾三百日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兖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黄思鄴屯西華諸軍復攻之思鄴走黄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黄巢營為水所漂且聞

李克用至遂引兵東北趨汴州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於繁臺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龎師古擊却之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率其衆降時溥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宛句張歸霸及從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巢踰汴而北己巳克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走

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巢収餘衆近千人東奔兖州辛未克用追至寃句騎能屬者纔數百人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　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悦將兵萬人追黄巢　六月甲辰武寧將李師悦與尚讓追黄巢至瑕丘敗之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并斬言首以獻于溥　秋七

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宣問姬妾汝曹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上以長安宫室焚毁故久留蜀未歸王徽知京兆尹事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宫室百司粗有緒冬十月關

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為鳳翔節度使時黄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彦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陜虢張晊陷汝鄭盧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畏宗權為患



光啓元年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二月丙申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荊棘滿城狐兔縱横上凄然不樂己巳赦天下改元時朝廷號令所在惟河西山南劒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上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中

宋 袁樞 撰

藩鎮之亂

唐僖宗光啟元年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隷兩神策為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

州租稅不能贍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隷鹽鐵置官榷之中和以来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隷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収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為

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軍援處存赴鎮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為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兖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搖藩鎮心

詔趣其上道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内而還　冬十月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克用怨全忠事見諸鎮相攻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

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冠盖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合三萬人屯沙苑以討王重榮重榮發兵拒之告急於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

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各走還本鎮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初黄巢焚長安宫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至是復為亂兵焚掠無孑遺矣

二年春正月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宫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為樞密使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

入宫刼上幸寶雞黄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覊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緯戣之孫也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遇盗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盩厔為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為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疾之朱

玫李昌符亦恥為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遣詔朱玫亟迎車駕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名之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泣謂布衣新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為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邪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為謀請從此辭乃

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宫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軍守石鼻為後拒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為節度使守散關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横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使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掖上自煙焰中躍過夜宿板下上

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熅肅宗之玄孫也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為玫所得與之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　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絶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鎮逃歸朱玫癸

朱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為相澈師知玄鄙澈所為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於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鑾都將李鋋等敗邠軍於鳳州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繼國用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

書左丞盧渥為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為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鎮自此始　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為敕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墜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

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脇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遘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止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脇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止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

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于石鼻驛玫使蕭遘為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乃使兵部侍郎判户部鄭昌圖為之乙卯熅受冊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户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牋賀受冊　田令孜自知不為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為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

使往依陳敬瑄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為利州刺史晋暉為集州刺史張造為萬州刺史李師泰為忠州刺史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為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為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

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為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却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從官衛士皆乏食上涕泣不知為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黄巢復京城相親善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

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黄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册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説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今不誅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隣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

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　六月以邑踝都將楊守亮為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曹州人與弟信皆為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凶逆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

之云俟三輔事寧别有進止　秋七月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鋋扈蹕都將李茂真陳佩屯大唐峰以拒之茂真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峰李鋋等擊却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進守萬仞寨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于襄王熅冬十月熅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遥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　十一月田令孜至成都請尋

醫許之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為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王行瑜戰數敗恐獲罪於朱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定京城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

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犇河中王重榮詐為迎奉執熅殺之囚繫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王重榮函襄王熅首送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門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熅為賊臣所逼止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熅已就誅宜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為静難軍節度使邑

踝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扈蹕都頭楊守宗為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為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二月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　三月癸未詔偽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時朝士受煴官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恩賞必

疎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夏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為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上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為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秋八月壬

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　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文德元年春二月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為中書令　三月己亥上疾復作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十五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

於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於
靈符殿遺制太弟傑更名敏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即
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
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
外忻忻焉　冬十月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于靖
陵廟號僖宗
昭宗龍紀元年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襆衫侍
從禧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孔緯及

諫官禮官皆以為不可上出手扎諭之曰卿等所論至
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劒佩
侍祠己酉祀圜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
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
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常乘
肩輿至太極殿他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
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况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
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多養壯士為假子使

典禁軍或為方鎮非反而何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耶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曰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平章事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順節至中書色不悦他日語微及之緯

曰宰相師長百僚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

大順二年秋八月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左神策軍中尉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假子龍劒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上舅王瓌求

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為不可瓌怒詬之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為黔南節度使至吉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為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軍復恭愠懟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為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心腹張綰刺殺之　冬十月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假子守信

為王山軍使數往省之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樓陳兵自衛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拒戰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軍守含光門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衛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永安都頭權安追

之擒張綰斬之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十二月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至暮乃定百官表賀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昭

信防禦使馮行襲逆擊大破之

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二月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遺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者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

宰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翊衛之功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為山南西道招討使　夏四月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西門君遂惡之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犇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彊　五月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秋七

月己巳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犇興元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　八月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犇閬州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二年春正月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興元詔以茂貞為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又割果閬二州隷武定軍茂貞欲兼得鳳翔不奉詔　秋七月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

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為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體物錙銖看人衡纊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臣愚以為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

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恨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甘心為孱懦之主愔愔度日坐視陵夷卿但為朕調兵食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敢不奉詔以死繼

之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二相曰兹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車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

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　九月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彦若赴鎮軍於興平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於盩厔以拒之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師大震士民犇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

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甲申茂貞陳於臨臯驛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上涕下不自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制辭略曰杜讓能棄卿士之臧謀搆藩垣之深釁洛詢之際諠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詡于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户遣使謂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

景宣為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韋貽度為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愼由之子也外寛弘而内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户終為緇郎所壊緇郎胤小字也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鎮崔昭緯復從而擠之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户部侍郎弘徽自盡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愛憎繫於一時鬻獄賣官聚歛踰於巨萬

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鎮以邀恩澤有崔鋋王超者為二鎮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鋋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小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為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以徐彥若為御史大夫

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為尚書令韋昭度密奏稱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

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為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

乾寧元年春正月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衛數日歸鎮

六月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為太子少傅谿鄘之孫也上師谿為文崔昭緯恐谿為相分己權故使崇

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為朱玫作勸進表乃云臣交結内臣何異抱贓唱賊且故事絁巾縿帶不入禁庭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豈於正殿慟哭為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不至

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　楊復恭守亮守信將自商山

犇河東至乾元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吾於荊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二年崔昭緯與李茂貞王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節度副使崔鋋昭緯之族也李谿再入相昭緯使鋋告行瑜曰曏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沮之今又引李谿為同列相與熒惑聖聽

恐復有杜太尉之事行瑜乃與茂貞表稱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上報曰軍旅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為太子少師　王珂李克用之壻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請賜其子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稱珂非王氏子請以珂為陜州珙為河中上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鎮兵隸左右軍郃陽鎮近

華州韓建求之良原鎮近邠州王行瑜求之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茂貞皆為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珂不受代而與河東昏姻必為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五月至京師坊市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卿輩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

何為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隳紊朝政韋昭度討西川失策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陜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三千宿衛京師與

建皆辭還鎮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度河入關　六月辛卯以前均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户張濬並為皇太子賔客壬辰以緯為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張濬為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緯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張濬孔緯謫徙事見諸鎮相攻）李克用大

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又移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瑶閉城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瑶於軍門殺城中違拒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于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戊午行約棄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為左軍指揮使帥衆與行約大掠西市行實奏稱同華已没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瓘奏請車駕幸

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令揺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刼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刼上幸邠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為不可輕離宫闕向晚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衛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矢拂御衣著於樓桷左右扶上

下樓繼鵬復縱火焚宫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素為兩軍所憚上急名令入衛既至兩軍退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上與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迎車駕上懼為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衛出啓夏門趣南山宿莎城鎮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者三之一夜復為盜所掠哭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户部尚書判度支及

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上命權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彦若王摶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衛宫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内侍郗廷昱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各發萬騎同赴新平又詔彰義節度使張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建登城呼曰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為見攻克用使謂之曰公為

人臣逼逐天子公為有禮孰為無禮者乎會郗廷昱至
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王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
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移兵營渭橋以薛王知柔
為清海節度使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
鐵轉運使俟反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
亂者日相驚曰邠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
趣李克用令進兵壬午克用發河中八月上遣供奉官
張承業詣克用軍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

其軍已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真為前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為兄　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為邠寧

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為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東面招討使彰義節度使張鐇為西面招討使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為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為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昭緯罷為右僕射　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後劉仁恭各為本鎮節度使　時宫室焚毁未暇完葺上

寓居尚書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　以李克用為行營招討使九月癸亥孔緯薨　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　冬十月丙

戍河東将李存真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殺千餘人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　貶右僕射崔昭緯為梧州司馬　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宫上以賜李克用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将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為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　上還居大内

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鎮西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李克用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脇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為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僕受詔討三賊臣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

高輿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　李克用旋軍渭北　加靜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　十二月乙酉李克用軍於雲陽　乙未進克用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關輔不寧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

則沙陀太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而言
不臣之狀行瑜為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
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
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
不去茂貞闗中無安寧之日又詔免克用入朝將佐或
言今密邇闕廷豈可不入見天子克用猶豫未決蓋寓
言於克用曰鄉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致鑾輿播越百
姓奔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

竊恐復驚駭都邑人臣盡忠在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河西州縣多為茂貞所據以其將胡敬璋為河西節度使

三年夏五月戊子遣中使賜崔昭緯死行至荆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為快　初李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

悍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二鎮貢獻漸疎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為欲討已語多怨望嫌隙日構于是李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寃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六月茂

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秋七月茂
貞進逼京師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
自鄜川濟河幸太原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
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表請幸華州上不許以
建為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
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癸巳
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
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

若去宗廟園陵遠巡邉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西距長安不逺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以府署為行宫建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和以來所葺宫室市肆燔燒俱盡乙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胤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陸扆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陝

人也　宰相畏韓建不敢專决政事八月丙辰詔建關

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

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

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

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援　上

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

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乙丑以朴為

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為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

中外大驚　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　九月崔胤出鎮湖南韓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宫闕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静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弟璵之孫也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為硤州刺史崔胤

恨扆代巳誣扆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巳亥以朱朴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為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　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丁巳以韓建知京兆尹兼把截使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韓建復佐佑之竟不出師

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告睦濟韶

通彭韓儀陳八王謀殺臣刼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為舉錯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建慮上不從仍引麾下精兵圍行宮表疏連上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

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奸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啟

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聰宜皆禁止無得入宫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别第知上意不悦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為皇太子仍改名裕　已亥罷孫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等使以副都統李思諫為寧塞節度使　二月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為秘書監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外議沸

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偓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　夏六月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甲寅貶建南州刺史乙卯以茂貞為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為鳳翔節度使　覃王赴鎮李茂貞不受代圍覃王於奉天　秋七月韓建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八月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議之宰相切諫乃止　延王戒丕還

自晉陽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致鑾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制於未亂則社稷之福上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登屋或升木呼曰宅家救兒建擁通沂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以謀反聞　貶禮部尚書孫偓為南州司馬祕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

馬再貶郴州司户　九月以彰義節度使張璉為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復以王建為西州節度使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宗文通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内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上

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道古青州人也

光化元年春正月上下詔罪已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　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同奬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初王建攻東川顧彦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不暇東逼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

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為修宮闕使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復以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秋八月庚戌改華州為興德府已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七中